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 民國紀元前十四年（一八九八） ——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民國紀元前十四年（一八九八）至十三年（一八九九）

定價：平裝 新臺幣三〇〇元 美金八元
精裝 新臺幣三五〇元 美金十元

編輯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
印行者：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地址：臺北縣新店鎮北宜路三段二二五號
電話：九一一一六〇八

經銷處：中

央文物供應社

地址：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
電話：二二一九三六號

郵政劃撥帳號：二一八一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二一號
電話：三九一〇七九

正

中

書

局

地址：臺北市泰安街一巷三號
電話：三二一三三一八

承印者：上海

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臨沂街五號

凡 例

一、「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纂之目的，要在提供史料，便利研究。並先刊行初稿，廣徵意見，期能逐步增訂，成為一部完整之中華民國編年史。

二、本書紀事，始自甲午（清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年）國父初創興中會於檀香山，迄於今茲；而以中華民國之建立為分際，分「前篇」、「正篇」兩部分。自興中會成立至辛亥革命爆發（西元一九一一年）為前篇，民國元年以後為正篇。分年編纂，以次發行。舉凡有關政治、法制、經濟、外交、國防、邊事、社會、文化、教育、科學、藝術、體育等各方面之重要建置、活動、成就與變革，無不廣事收羅，審慎考釋，以求其備，而存其真。

三、本書紀年以中華民國正朔為標準，中華民國建元以前稱「中華民國紀元前」，並註以清代年號及西曆；其月日則先列當時之陰曆，再附註西曆。至中華民國建元以後，則於民國紀元以下，繫以西曆。但如外交事件涉及俄、日等國曆法時，當附以該國年曆。

四、本書採綱目體裁，以綱統目。綱文標題，宜重精當，目文敘事，力求完整。融紀事本末於編年之中，冀能執簡馭繁，綱舉目張。

五、本書引用原始文件及他人著述時，均加引號，以資識別，並附註釋，志其來源。惟原文過長，須加節略，無法使用直接引號時，採綜合敘述方式，仍附小註。如紀事有作補充說明之必要時，得於正文之後附加編者案語，或附錄有關文字。

六、本書記事，力求完備。本兼容並蓄之原則，遇有不同文件或著述，所記事實有歧異時，酌予並存，或列入附註，以備考訂。惟文獻及著述文字與正式公布之官文書有別者，悉以官書文

字為準。必要時，採錄有關文獻或專著，列為附錄，以資參證。

七、同一日內記事順序，除具有特殊重大意義之事件列為首條外，一般事件採先中央而後地方之次序。國父為中華民國之創立者，光被四表，功垂萬世，報本追遠，自應表示尊崇，故首列其生平重大事蹟。次為國家元首、副元首，次為中央政府各院部會政令，次為全國性政團、社團及社會文化動態，次為各省市政令及特殊舉措。

八、所舉人名，以稱其本名為原則，儘量避免稱號或字。惟引文內之人名，宜悉依其舊。如有雖具本名而後以字行者，則於其初次出現時提及本名，後均記其字。如係外國人名、地名之譯名，宜力求統一，並於譯名下加註原文，以資查證。其見於引文中者，則以保持其原譯為原則。

九、文內敘及某人職稱時，依其當時所居之職稱為準。如辛亥革命爆發黃興督師漢陽時，稱民軍總司令，民元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則稱陸軍總長。如同為一人於同一年月內居數種不同職務時，則取其與敘事有直接關係之職稱。如總統 蔣先生在抗戰初期同時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及行政院長兩職，如記事與軍事委員會有直接關係者，則稱委員長；與行政院有直接關係者，則稱行政院長。

十、本書所用史料，以國史館及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度藏之原始檔案、文件、公報及其他公文書為主，間採當時之報章、雜誌及專家著述。凡政治用語及黨派系列之名稱，皆依照原件，不加更改，以存史實。

十一、本書內容廣泛，卷帙亦夥，自難於短時間內所能完成。且因大陸淪陷，檔案文獻遺失尚多，亟待增補。倉卒成編，闕誤必多。尚希專家學者，各方賢達，惠予指正，提供卓見，俾得據以修正。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四年（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西曆一八九八年）
春

陳少白二次至台灣，積極發展興中會台灣支會會務，徵集會員，募捐革命經費，奠立國民革命運動在台灣之始基。

上年七月十九日，孫先生文自英倫脫險，經加拿大抵日本，策劃革命之再舉，並命陳少白赴台灣活動。陳少白自述謂：

「孫先生到日本之時，我正想整裝南下，到台灣一行，把我的意思同孫先生商量，我說：『我兩人困守一方，無從發展，不是一個辦法，現在你既然到了日本，日本方面的事情就可由你管理，我想趁此時機，到台灣去一次。自從甲午戰敗，滿清政府把台灣割給日本之後，年來不知攪到怎樣一個地步，我沒有到過台灣，我倒要前去觀察，那裏我有一個日本朋友約我去看他，我能够在那裏活動活動，或者可以把那裏的中國人聯絡起來，發展我們的勢力，豈不較勝呆住在這裏。』孫先生深以為然，從此我就別了孫先生一人南去。」

「當時我之到台灣，其實也太過馬虎，因為在台灣只有一個未嘗見過面的日本朋友在台南當律師，又係朋友介紹，若果尋他不着，就不堪設想了。」

「幸而當我決意往遊台灣時，有一個日本醫生，姓後藤名新平，爲人幹練多才，係新任台灣總督兒玉的至交密友，那總督要他到台灣共事，就保薦他做了台灣民政長官，還未赴任；日本友人知道我也要到台灣去，便介紹我往見他，把我要漫遊台灣的事告訴他，請他幫忙，他也慨然應諾。」

「我動程之前，照例到神奈川縣去領護照，那縣知事說：「你到台灣時，把你的來歷說明，自能容你登岸，也不需要護照。」我信以爲然，便不再討護照，由是告別諸友，孤身一人由東京搭火車，直往神戶。到神戶時，我想起有一個日本朋友，在神戶縣政府裏當參事，我便寫了一封信差一個棧房小使，攜到那友人家裏，那人見信，便趕到我棧房相見，再由他介紹我認識他的縣知事、書記官與警察廳長。數人極意周旋，令人生感。他們還寫了兩封信，介紹我去見台灣警察廳長，以及台北縣知事。我拿了這幾封信，便乘風破浪啓錠南行了。」

「那時候航行台灣的船，極不舒適，船既小，人又多，身體很受累。我在船上，認識一個日本人，他是到台南去任高等審判廳長的職務，攀談起來，倒很投機，他知道我是中國革命黨人，也很恭維了幾句。走了三天，船到基隆，我們登了岸，他知道我第一次到台灣，就領我一同到一間日本旅館，我們進去，棧房主人拿出登記簿來要我們登記，我就寫了「中國人」三字。他就要問我討護照，我那裏得來給他。他們就說：「凡容無護照的中國人，處罰甚重，還是請回船上去罷。」我想我吃了三天船上的苦，到了此地，人已登岸，那有白回去之理，就說：「你送我到巡警局去，我自有的辦法。」店主就找了個巡警來，三人一同到巡警局去，走了一里多路，見了巡官，他說我不是中國人，其時我穿了和服，的確像個所謂紳士的日本人。我說：「我正是中國人。」他便作威作福，拍着案，要我拿旅券（護照）。我說沒有，他說：「那麼就請你原船回去罷。」其時台灣割給日本未久，日本政府恐中國人運動台灣人反對他，所以檢查中國人進口，非常苛刻。我知道我的日本話，不十分高明，口辯無益，所以我就叫他們拿了紙筆來，把我的歷史，略爲說一說，又說明所以不攜護照的緣故，又從衣袋裏拿出幾封介紹信給他看，幸虧他還識些中國文字，他讀了，知道我這個人有些來歷，不敢怠慢，把臉改變過來，隨手拉了個椅子請我坐下，他要去打電話請示去；原來他是個基隆分署長，作不得主。等了一會，他回來對棧房人說：「署長已答應，你便領這個人回去，但是他要到甚麼地方，你總得先來報告。」我聽了，心纔放下來。」

「第二天，就從基隆乘火車到台北城去，原來這台灣本係福建省之一部分，前清末年，才改爲省，以台北爲省城。第一任巡撫係劉省三，這城垣是由劉巡撫向其八拜好友富商林維源私人借資本八萬建築的，城牆全用大石條砌成，看來甚爲堅固。我到台北，也沒有什麼目的，不過見識見識地方的情形而已；不過一人初到，真是不辨東西，正在打算駐足之所，同車一個日本人，他說是台北著名瑞芳金礦師，閒談之下，他問我到台北，住在什麼地方？我說還沒有定，他說他有熟棧房，要我同住，我想我正在無地可投，遇到這人，總算幸運，就答應了。車到台北，已是下午八點鐘，天烏月黑，又無街燈，就跟他走進一個棧房去，安頓好了，就叫飯同吃，他還叫了酒，相談甚快。豈知他吃多了兩杯以後，忽然紅着面孔對我說：「我奉勸你，好好把你的來意說出，你到底到這裏來做什麼？如不然，恐於你大不便處。」我聽了頗有些氣，就笑回他說：「你不要白操心，我的事，你不要管，就好了。」後來我想起這瘋子，恐怕是一個外防的偵探，冒充礦師來探我虛實，也未可知。

「隔一會，棧房主人進來，我就把名片給他，請他到警署，說明我到了這裏，明早我還要親到警署相見，店主見了如此來頭，又見我拿有種種介紹信函，便諾諾連聲的退了出去了。

「到了明天，我就去見廳長，廳長剛往日本去了。他的代理人代見，我說明來台灣的原意，並將那介紹信給他看了，請他轉交。他說：「很好，你可以隨便住在這裏，不過你到什麼地方，先要告訴我們，我們好派人保護你。」其實他是要派人監視我，所謂「保護」，官話而已。同時又去訪台北縣知事，那知事看了信，十分關切，並派他部下外事課課長特別招呼請飯，亦係一種刺探之意。

「我在台北，一個人都不認識，我那日本律師朋友，是在台南的，閑極無聊，記得一個同過事的朋友，傳說在此經商，但不知落在何處？四處問訊，知道城北附近有一個地方，叫大稻埕，係熱鬧買賣的去處，可以遊的。我就坐了車子到那邊去，只見街道狹窄，污穢不堪，只得下車步行，順着路走去，留心看那兩旁店家的招牌，以爲普通店家的招牌，多半帶有資本家家鄉地方的色彩，走了不多路，就給我看見一家招牌，寫着「廣嘉興」三字，我想這是廣東人開的舖子無疑了，就跑進去，豈知腳踏進門，店內大小都往裏面跑說：「大人來了！大人來了！」隨後有一個年老的人出來說：「大人，我們已經登記過了！」那時候日本人在台灣恣睢暴戾，台灣人畏之如虎。凡日本人

，無論貴賤都要人稱呼他爲大人的，看見我進去，以爲又是日本人來藉端需索了，我就打着廣東話說：「你們不要怕，我是中國人，並不是日本人。」這個老人家像有點不相信，我問他是那裏人，他急忙就說是大日本人，因爲凡在台灣經商，不是日本人就幾乎不能立足。後來多方開導，他始肯說出是廣東嘉應縣人，「廣嘉興」三字之出處原來如此，我祇猜着了一部分。嘉應縣居民俱是客籍人，與廣東土人言語不大通，甚少往來，我知再說無益。退了出來，又見對面有一間中國藥店，我就向裏邊一個掌櫃問道：「這裏有沒有廣府人的商店？」他說前面不遠有間茶葉店，是廣東香山開的，我謝了他，向前去，找着那茶葉店走進去，用廣東話向他們問：「有一個香山人姓楊名心如在台北，不知道他們認識不認識？」他們都說認識的。我問現在住在什麼地方？他們說在一間辦茶的洋行，叫「良德洋行」裏。我說初次到台，路途不熟，可否請派一個人去替我請他來？這時候，外面跑進一個人來，聽見我說楊心如就插嘴說，楊心如在前幾天，已回廣東去了，不必去找了。我聽了，眞像是當頭澆了勺冷水。從旁又有一個人說：「昨天還在什麼地方見過他，回鄉之說，恐怕不確。」我說無論如何總費心替我打聽打聽，他們也以爲然，就派了一個小夥計找去，不上半個小時，楊心如果然跟着小夥計來了，握手相慰，這一番快樂眞是非同小可。他說快走回去再說吧！我就謝了茶店裏的人，跟楊心如到良德洋行。

「這良德洋行是福建廈門人吳某所開，規模宏大，那時候已由吳某之子吳文秀繼承，楊心如就在這洋行，替他當司帳，賓主甚相得。我同楊心如進去，見過了東家吳文秀，他這東家，年事雖未三十，却是十分老成，且有志氣，我們之事，他從楊心如口中，聞之耳熟，相見之下，愈見親切，立刻要差人到我棧房裏，把我行李搬進去，可以時時歡敘，我見其情足感，又可免旅邸無聊之苦，只好順從其意，領了一個夥伴，回到棧房，把東西收拾好，一同回到良德洋行住下。故友新交，推誠相待，令人眞有如歸之樂，一住便過了十多天。」

「在這十幾天內，照約去見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把要到台南的話，告訴了他。（陳少白會晤後藤新平在戊戌年，見附錄(二)(三)）又由吳、楊的介紹認識了個廣東大商趙滿朝、容祺年等，同他們談起革命，總算投機，不過我還須到台南走一次，不能久住，只好同他們約定回來時，再圖暢敘，握手依依，黯然告別。」

「從台北到台南，船行有兩天路程，路經澎湖，停船半日，那澎湖廳長伊集院氏，臨上任時，在日本由友人曾

根介紹相識，他堅意要我同到任去幫忙，他以為澎湖島內，盡是中國人，有我相助，事總好辦。我知道我那時的地位，那裏有工夫做這種工夫，故此婉言推却；今日來到此地，正好登岸相訪，看看風景，誰知他又因事回國，由他的代理人出來接待，情意甚殷，又派人領我到四處遊覽。那澎湖係十餘個小島，一眼望盡，山高不過二、三十尺，全無樹木，貧瘠非常。遊罷歸船，第二天，便到台南安平海灣，驚濤拍天，非常險惡，等了半日，風浪稍靜，才有竹筏多隻出來，把我們渡到岸邊。登岸，我先入了一個日本棧房，打聽那日本朋友住處，相去不遠，叫棧主派人領我到他家裏，原來這友人場面很闊，來的多是外商領事關人，住着洋房，用的家具非常闊綽，見了我，甚表歡迎。台灣島內的居民廈門人居其六七，那朋友係以律師為業，他用一個懂廈門話的廣東人做書記，見了我知道是同鄉，更形親切。當時在座，又有兩個廈門人，勢甚洵洵，很像與那日本朋友開甚麼談判似的，我那朋友臉色紅一回，白一回，神氣很覺難受，我從旁靜觀，因不懂廈門話，正在莫名其妙，那書記就用廣東話告訴我，這律師不應該濫用他的當事人數千塊錢，今日無力償還，因此在爭鬧，我聽了心裏不免有點失望，事既如此，只好替他想法暫時解圍，便向那廈門人問明來歷，從中出主意，訂限清償，先把那律師的家具及貴重東西，立明單據，作為担保，問他們意下如何？廈門人見有了把握，那律師亦見可以暫過目前，彼此應允，立字了結，他們兩造，反向我極口稱謝，那日本友人，更覺抱歉萬分。

「我當初的來意，以為到了台南，就住在那朋友家裏，現在看見這種情形，覺得有些難辦了，那個書記又私下把那朋友目前的拮据苦況盡情告我，我想這樣人家，那能久住，胡亂住了兩日，正在沒法可想，誰知那兩個廈門人，因我替他們辦妥了那錢的事，心裏十分感激，特地來約我到他們家裏去住宿，我由是委委婉婉的別過我那朋友到廈門人家裏住了。差不多有一個多月，兩個廈門人當中一個姓莊的，一向充當波斯白頭行的買辦，台灣割讓之後，生意因之閉歇，他的家道還好，品性亦佳，可惜對於革命的道理，不大留意。並且我在台南很不自由，日本警廳派了四個偵探，暗中監視，夜裏還分開東南西北，睡在我那寓所四鄰，局面如此，不由不令我浩然思歸，決意回到台北。

「我在台北時，認識一個台灣新報的總編輯日本人服部，人很有點肝膽，又酷好中國詩文，相識後，台北所有

著名文人墨客的日本人，差不多都介紹相識，詩酒往來，意甚懇切；我往台南時，服部有一個學生在台南，服部便寄信與他，請他盡力照料，那學生知道我受四個日本偵探監視，就暗中寫信告訴了服部，服部同幾個關切朋友，大動公憤，在報上大罵台南當局，說一個外國文人，花錢到這裏遊山玩水，爲什麼當強盜般把人監視起來，如此顛覆的政府，豈不令人齒冷，衆口同聲地竟把四個偵探罵退了。

「過了一個月以後，我想台南方面既然沒有活動的可能，還是回到台北去好，因此就別過莊友數人及日本朋友，這朋友覺得非常抱歉，替我買了船票，就送上船，叮嚀後會。不一日到了台北，創立了一個支會，找進了五六個會員，又復停留一個多月，事情稍有局面，就想回到日本去。」（註一）

以上爲陳少白第一次至台灣之經過。文中敘述甚詳，但並未提及興中會支會設立之時期，中央黨史會所編「國父年譜」，根據上項資料，推定爲上一年丁酉十一月。其文如次：

「十一月（十二月），陳少白成立興中會分會於台北。

陳少白抵台北後，訪晤僑台同志楊心如。心如爲楊鶴齡族弟，亦興中會會員，於乙未九月廣州失敗後來台謀生，任良德洋行司賬。少白因楊心如之介紹，得識良德洋行老闆吳文秀，吳廈門人，頗有志氣，與少白談論甚洽。又由吳、楊之介紹，得識廣東大商趙滿朝、容祺年等，因即成立興中會分會於台北。少白旋即返日本。」（註二）

由於陳少白自述中，提及在台北認識台灣新報總編輯服部，並曾在報上指摘台南政府派員監視少白行踪事，經查當時發行之台灣新報（國立中央圖書館台北分館所藏），不僅有此項記載，復發現新資料，可以證明陳少白在台之時間。

台灣新報在是年（民國紀元前十五年）十一月三日發表十月二十六日台南通訊，有一節題爲「洋裝散髮之清國人」，文曰：

「近來台南城內，頻傳唐景福復將來台，其舊屬清兵與台人頗思有所舉動，有散髮二人漫遊，訪問地方士紳，自言爲廣東在野文人，從事考察及計畫經營實業，曾赴諸洲訪名家，增廣見聞，吟詠山水自然，遊美三載，旅居日

本內地有年，今來台，頗能英語，略懂日語，其中一人名陳白，年廿七、八歲，眉清目秀，宛然一貴公子，寄旅月餘，仍有二人尾隨偵察其行動，彼等現住德商美打洋行。」

台灣新報除上項通訊外，復發表陳少白及日人有關詩文四次。第一次發表於九月初七日（農曆），似為陳少白初至台灣時，繼續有十一月初五日及初十日，似為少白自台南返台北時，最後一次在十二月二十三，已為西曆一八九八年一月十四日，（全部詩文附後）如此項文字均在少白留駐台灣時發表，則少白返回日本，當在上年（丁酉）之末，至本年（戊戌）之初。本年三月，少白再至台灣。其自述謂：

「我同孫先生在東京住了幾個月，台灣方面的朋友，常有信來請我再去，我想在東京無所事事，不妨再到台灣去活動活動，因此又告辭了孫先生，再到台灣去。這次到台灣約有半載，加入的會員，雖然仍是不多，但是募到的錢，也有二、三千塊。我還記得當時聞得康有為在北京失敗，六人殉難，我就在台灣聯同幾個有心人開了一個追悼會。在台大約六個月，重複回到日本來。」（註三）

依陳少白自述，設立興中會台北支會在第一次至台時。然第一次在台訪晤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一事，實係記憶之誤，因日本政府改組台灣總督府在本年二月。總督兒玉源太郎於二月四日接任，後藤於二月十日接任，少白不可能在上年訪見。以此例彼，少白設立興中會支會可能在本年二次至台時。據興中會老同志馮自由所編「興中會時期之革命同志」，楊心如列在乙未廣州起義時，而容祺年、吳文秀、及趙滿朝三人列在戊戌年。其文如下：

容 祺 年	香 山	台灣僑商	興中會	戊戌
吳 文 秀	福 建	台灣僑商	興中會	戊戌
趙 滿 朝	廣 東	台灣僑商	興中會	戊戌

戊戌夏，陳少白至台灣，以同志楊心如之介紹，收攬興中會員數人，即容祺年、吳文秀、趙滿朝等數人也。（註四）

又在丁酉九月三日台灣新報載有「逆黨披猖」一文，似由陳少白故意以新聞筆調，報導第一次廣州起義，孫先生倫敦蒙難，及宣揚革命潛力，以告台灣同胞者。其文如次：

「頃聞港報云：清國有逸犯孫文即孫逸仙，私立興中會名目，結黨謀爲不軌。去年在粵省洩漏消息，已拿獲數人正法，孫文及其餘黨，遂即逃往外洋。」

「茲據檀香山來信，以興中會之黨人，現在該埠租一華廈爲聚議之所，每日其黨人到會，必暢一議，總以背叛清國，革去舊政爲名目，其中捐資入會者，不可勝計，而素具勢力者，亦不乏人。」

「該會以孫文爲渠魁，其勾結黨徒已有數年之久。因孫文自幼即在檀地遊學，厥後復回清國，今又再到檀境，故信之者衆也。」

「孫文在粵省時，業已佈置一切，近查其湊集之款，約有二百餘萬圓。方其事敗逃遁至檀，經設立二會，其一在馬魯島，其一即在檀山大埠。後又遍遊美國，亦欲於各大都邑聯絡衆心，與在檀山時無異。」

「然未幾爲清國欽使訪問，購拿甚急，又逃赴歐洲暫避，卒以行踪不密，被留於英京英國使署。此次倖獲出逃，實賴間地利西醫生爲之盡力斡旋，孫文終無悔過之心。仍在歐洲煽惑，清國及外國人，捐資入會。聞所得款項，盡數匯交香港，以待有機可乘。」

「又聞散居歐美及寄寓清國之西人，亦多有書名入會，甘爲取惑，其所招致之人，或熟習機器，或善用槍砲，或慣歷軍營事宜，彼即倚爲心腹，現有千數人，散處香港、上海兩地，每月給以厚資，使之待時而動，從事指揮。」

「又在檀香山設武備學堂，去年收入之學徒，多至數百人，延普國某武員爲教習，據若輩言，異時得償所欲，則該武員必邀上賞。」

「查其用意所在，欲使清國變爲合衆民主國，所有電線鐵路諸要端，俱倣西法，大加講究。近有逆黨頭目，由清回檀。據云：現時黨羽已有三、五萬人，不拘何時起事，聞呼即集，如響斯應，務改清國舊制，遵照美國成法，將中土分爲十八國，設官分治，而大權仍歸總統。又設立郵政，分布各省口岸，其餘應行善政，亦必次第舉辦，伊

等稔知清國酣睡已久，此事係將醒之時，雖未能尅日成功，而再閱十年，必有大效可觀云云。嗚呼！清國將無寧日矣。」

文中提出興中會，孫先生字號，西醫間地利（孫先生早年譯康德黎之名）及各地活動情形，除陳少白一人外，實無人能敘述如是詳細。由於少白在丁酉、戊戌二年中，兩次至台鼓吹革命，設立支會，並聯絡日本各方人士，則二年後孫先生策劃第二次惠州起義，台灣總督府有相助之計劃，孫先生復親自至台主持其事，自不無關聯。

按：當甲午（一八九四）中日戰爭中國節節失敗之時，孫先生文領導之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於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成立於檀香山。翌年乙未（一八九五）春，當孫先生策劃第一次革命起義於廣州之際，正清廷因戰敗而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澎於日本之時。孫先生自云：「時適清兵屢敗，高麗既失，旅順繼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敗盡露，人心憤激，上海同志宋曜如乃函促歸國，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與鄧蔭南及三五同志返國，以策進行，欲襲取廣州以爲根據，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爲幹部，設農學會於羊城爲機關。」此一史實，說明中國革命之加速進行，不僅與甲午中日之戰息息相關，而台、澎之割讓於日本，實爲促成乙未九月九日第一次廣州起義之重大因素。

自廣州第一次革命失敗，孫先生文、陳少白、鄭士良流亡至日本，爲謀革命之再起，乃成立興中會第一支會於日本橫濱。當丁酉戊戌之交，陳少白兩度來台，從事革命活動，擴展組織，乃繼橫濱興中會支會之後，成立第二支會於台北。此一支

會之成立，其始也微，而影響則鉅，舉其要者約有數端：

一、當庚子（一九〇〇）孫先生文策劃第二次舉義於廣東惠州，曾親身來台，以台北爲指揮基地，究其原因，一面固由於當時日本台灣總督兒玉之對中國革命表示同情，一面以此時台灣已有興中會支會之組織，而便於進行也。

二、自日本佔據台灣以後，台灣同胞不甘屈服，不斷發生抗日義舉，終以勢孤力弱，乃致旋起旋敗，徒以血肉作犧牲，終難抗拒強敵而獲得成功。迨陳少白兩度來台活動，及孫先生文庚子親自來台指揮惠州起義，其影響所及，導致台灣同胞瞭解於台灣之光復實與祖國革命成敗爲一體之不可分。蓋惟有國民革命之成功，而後乃有台灣光復之可期也。

庚子惠州之役雖然失敗，然自此以後台灣志士傾心祖國革命，或參與革命組織，返回祖國獻身於革命行列；或捐助經費，與祖國革命作桴鼓之相應；或從事社會及民權運動，以發揚民族自救精神。據此事實，則興中會第二支會之創立於台北，實莫立其始基也。

三、自乙未（一八九五）馬關條約簽訂，割讓台澎於日本，至乙酉（一九四五）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歷經五十年，台、澎乃重歸於祖國懷抱，台灣與國民革命關係之密切，正有如血肉之相連，首與腦之不可分也。自抗戰勝利，不幸我國爲國際共產黨所乘，大陸因以淪陷，七億以上之同胞，被陷於鐵幕之內，慘遭迫害

屠殺，呻吟待救。所幸台、澎於日本割據五十年之後而獲光復，成爲今日光復大陸，解救同胞之基地，保衛自由之燈塔。此一歷史循環之演變，益以說明台灣與國民革命關係之密切，及其在民族復興運動所担負責任之重大矣！

附錄：

一、台灣新報所載陳少白先生及其友人有關詩文：

光緒二十三年九月初七日（明治三十年十月二日）

初到台灣偶作

荔鬱嶢嶸島一隅，東南半壁說澎湖。王孫聊慰河山感，猶是東洋人版圖。

弔劉撫

數載經營策治安；挫磨何敢謝艱難。穿山繞谷輪蹄穩，推直求橫道路寬。十度金牌遺妒毒；九州鎖鑰鑄疑團。前賢應是有先見；早闔雙眸不忍看。

詠台北城

依稀翠嶂曲如闌；一片孤城枕水端。海外風雲殊朝夕；眼中景物異衣冠。前朝割據功猶熟；近代英雄骨未寒。東亞何曾失寸土；新民今且拜新官。

詠基隆港

峭壁摩天巨浸中；重洋橫被畫西東。山常含雨蒸爲霧；岸爲帶潮晴亦風。峯讓眉彎三嶋秀；岬成牙錯萬夫雄。須知亞國攬門戶；休建區區蠻觸功。

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明治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澎湖島

天南之南海之滸；魍魅龍蛇不可數。魍魅伎倆爲善迷；龍蛇精神在善怒。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四年

陳少白

陳少白

陳少白

一迷一怒時復時；三百年來無寧宇。隱隱陰霾鬼電青；波立矗作水晶柱。西風萬里吹蠻煙；幻出海市多胡賈。玉琰琉璃琥珀杯；陸離光怪疑鬼斧。偶然開所又東風；疾濤掩空摧揖櫓。島國其魚劇可憐；橫流淹沒萬千戶。祇餘數粟滄海中；起伏疏密若卒伍。二十六島七十村；迴環拱衛如護主。孤城低小與山齊；徒頌豐年無黍稌。一頓薯蕷羨富貴；蓬頭菜色身藍縷。平原高野總不毛；轡頭童童如攝土。大海鼓盪多怪風；新潮怒噴成鹽雨。日星翻轉天地昏；魍魅龍蛇喜萃聚。十里波濤水倒流；媽宮聞是蛟龍府。含沙噴霧時傷人；請纓應請吳王弩。施瑯將軍非伏波；愧煞當年漢梁父。

施瑯攜貳，而鄭氏以亡。生極人榮，死隆廟貌。自謂：「榮辱存亡，永與新主共之矣！」又豈料鐘鼓依然，他入入室。雖或廟然祠宇，故鬼不至。於餒而而，壯魄有靈，當亦恥嘗周粟。昔武侯許身蜀漢，奮志以沒，而後人或未忍削漢丞相之三字者。施將軍功成身死，相逢地下，未必敢與諸葛公較成敗也。蓋覆鄭以益覺羅，以博無窮之榮寵，豈不一時快意，然時至今日，又何如也？夫善知識者，視一日無異百年，視百年亦無殊一日。施將軍得毋悔當日之多此一舉乎？漆園有言：「奪彼與此，何其偏也？」施將軍豈獨偏而已哉。

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十日（明治三十年十二月二日）

弔澎湖島

陳少白

列島如城水似池；生成天塹障南陲。山營宵林風相聞；海岬風潮敲不窺。豪傑負隅支末局；將軍攜貳誤當時。于今邊戍更無賴；未覩戰雲先疾馳。

安平泊

陳少白

突兀荒台土一邱；百年遺蹟記西歐。平沙極目風因波；怪浪無情岸欲浮。堡壘昨纔翻虎纛；幅員今竟讀蜻洲。波濤雖險終能靖；寄語漁郎休掉頭。

台南府城

陳少白